

【浮生】

## 厨房小记



□高绪丽

关于厨房,我们不得不接受它是一个屋子里最能知冷知热的所在。所以,新房子装修时,从设计构图到用品的安置摆放,我在厨房花费的精力甚至比书房要多很多。

透过一扇窗户去看外面,会发现世界的美好扑面而来。刚刚过去的季节里,走进清晨的厨房,一抬眼就能透过窗户看到绿意盎然的树木,听到清脆的鸟鸣,闻到泥土清新与鲜花芬芳。一扇窗户之隔的厨房里,两三截牛尾骨在土砂锅里“咕嘟咕嘟”冒着奶白色汤汁,白皙透亮的山药被切成薄片,一小撮裙带菜一丢入汤里立刻像夏天的荷叶全部舒展开,再撒几粒红枸杞点缀,许多种鲜美的气味就一起飘浮在这间厨房里,让我对这个人间又多爱了一点。

立冬已过,依旧是清晨5点钟,对面楼上零星亮起来的几盏厨房灯光给寒意沁骨注入了些许温暖。我起身走出卧室门,打开自家的厨房灯,在暖黄灯光下开始打量堆放在菜篮子里的东西。它们是前几天才从乡下搬回来的菜蔬,有南瓜、土豆、大白菜……虽然它们的模样不及超市架子上择好又包装整齐的净菜那般精致,它们的粗糙外表上有的还沾有养育它们的泥土,但是,在这个安静的清晨,在远离家乡的城市里,它们都被暖黄的灯光镀上了一层淡淡的黄晕。南瓜可以蒸熟后做成南瓜酥饼,土豆可以和芹菜一起炒肉……

曾经,我很不理解母亲,她在灶台前烧火做饭时的样子与平时很不一样。她身材娇小,做起事来不像别人那样有蛮力,唯独在做饭这件事上,她简直像一个超人。记得那时,去地里劳作半天,回到家后,我把自己陷进椅子里根本不想起来,而她却很快端上来一桌子饭菜。我们一起坐到热气腾腾的饭菜跟前时,她又只是举着筷子,偶尔夹口饭菜送进嘴里,大部分时间都在看着我们狼吞虎咽,有时还提醒我们,要慢点吃。

后来我想,自己之所以对厨房情有独钟,或许也是遗传自母亲。孩子在外面上一天学,回到家后会背着书包第一时间冲进厨房,然后绕着灶台走上一圈,他已经把晚饭的饭菜看了个大概,但还是明知故问:“妈妈,今晚我们吃什么?”不等我回答,炒菜里香喷喷的肉丝已经被他用手指送进了嘴里。这一幕像极了我的小时候。这一刻,一个母亲与孩子的故事已经有了延续的

新版本,在不久的将来,这个故事还会以崭新的版本继续展现,我不想在一句“我们都没有来得及好好体会”的遗憾里无力感叹,我选择用文字把它记录下来。这也恰好印证了英国学者詹姆斯·伍德在《小说机杼》中写过的一句话:“文学和生活不同在于,生活混沌地充满细节而极少引导我们去注意。但文学教会我们如何留心。”

前年,也是这个季节,我带孩子回老家住了一宿。晨起时,锅灶下面燃烧的柴草发出来的“噼里啪啦”脆响犹如天籁之音。不用添柴草的工夫,坐在一旁的母亲轻握烧火棍,望着火苗子,不知道在想些什么,就连我坐到她的身边,她也没有察觉。我出声打断她的思绪,她轻声问我:“醒了吗?”儿时,她也常常这么问我,宠溺地看着我,轻轻问:“醒了吗?”这么多年的旧时光,似乎被她一句带过,双唇微启的间隙,仿佛我还年少,她还没有变老。

大铁锅里的米粥冒着香气,我点点头,睡眼惺忪地坐到她的旁边。我们都没有说话,只是互相依偎着。那一刻安静极了。孩子们都没起床,睡了一宿的房子里面,宛如平稳的湖面,显现出热闹之前的短暂平静。

在清晨的厨房里,有时候我往往碗里舀刚刚熬好的小米粥,孩子穿着睡衣睡眼惺忪地跑进来,挽上我的胳膊,一脸不情愿地说:“刚刚喊妈妈了,妈妈为什么不答应?”我跟他解释,忙着做饭呢,才没有听到。我把他爱吃的加了番茄酱的厚蛋烧端到他跟前,他的表情缓和许多。他大口吃着早饭,还不忘跟我分享梦里的情景,早把刚才的不情愿抛到脑后。后来,我曾在他的这篇日记里看到他写的话:“待在厨房里的妈妈是一个奇怪的妈妈,她不会愤怒,不会发脾气,她对厨房里的茄子、玉米、南瓜都很有耐心。怪不得她做出来的饭菜我们都很喜欢吃,原来这就是她的小秘密。”

张小娴也曾说过:“我们都曾经渴望爱情是一场盛宴,最后想要的是一家子的寻常晚饭。”日影开始倾斜,余光在小区的上空游移,我已经站在灶台前开始着手准备一家人的晚餐。往油锅里放入小米辣,炒豆芽的时候要大火快炒出锅,可以用一把大蒜炝锅,新鲜香菜还可以扔进去一整株。知道每一种食材的特性,带着一颗慈悲心去善待自己的每分每秒,烹制一道家人喜欢吃的美食,这些远比做其他要容易许多。

(作者为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、烟台作协会员)

【闲情】

## 想养一棵桂花

□星袁蒙沂

早晨把车停到单位院子东侧的伙房门口时,车已停得满满当当。下午下班后,等同事们的车都开走了,我才去挪车。这时,一股浓浓的花香弥漫开来。我环顾一周,发现伙房门口的那些桂花开了。其中两棵颜色橙红,开得正艳,绿叶间一撮撮花朵儿,密密实实,着实惹眼。挪完车,看到伙房的孙哥正在院中的水龙头旁洗刷碗筷,走过去打招呼。

孙哥喜欢养花,他知道我家茶花养得好,而自己的总是不旺盛,跟我攀谈过。除茶花外,他和住在家属楼一楼的孟大娘家、周院长家一起,还养桂花、牡丹、茉莉、三角梅等。特别是桂花,数量最多,养在盆中,摆在伙房门口北侧,排成一长排。没开花时,那些桂花并不太醒目,就是一棵棵不太旺盛的小树。平时,我经常从那儿过,没觉得多惊艳。开花后的桂花魅力大增,花香浓郁,花的颜色也讨人喜。

孙哥指着最艳丽的那棵说,那是丹桂,是“状元红”。比之颜色稍浅的,是金桂。花朵儿白色的那棵,是银桂。那些开着浅黄色花儿的,是四季桂。孙哥指着其中一棵说:“看看这棵,这一棵上面嫁接了两种桂花,一枝金桂,一枝银桂。”边说,他还边扒拉着,指着让我分辨。孙哥介绍说,丹桂颜色艳,金桂味最香,四季桂一年开多次。

喜欢养花的人,总有话聊。孙哥带着我去孟大娘和周院长家逛了逛,又喊我去伙房里看他搬进伙房的那棵丹桂。

喜欢花,未必就能养好它。每一种花都有自己的习性,有的怕冷,有的怕热,有的怕涝,有的怕旱,有的怕酸,有的怕碱。我认识的人中,有不少喜欢养花的,也很用心,可就是养不好,养了死、死了养,一年到头折腾。

养了这么多年花,我对养啥不养啥有了自己的心得。养花,首选适合自家环境的。我家阳台上没有暖气,采光却很足,夏天特别热,冬天又比较冷。不耐寒、不耐热的,不能养。选来选去,我觉得适合北方无暖气阳台的,以茶花、桂花为最佳。这两种花,一年四季常青,茶花开花时漂亮,桂花开花时则“十里飘香”。若最低温度能控制在10摄氏度以上,养几盆茉莉花,也是很不错的。选择。可我家的阳台上已摆满了鲜花,再想多养一盆,已然很困难。

前段时间回了趟老家,见院中那棵嫁接的桂花开了。那棵花一开,别说院内了,就连院落周边都弥漫着浓郁的花香。在老家时,快被花香醉倒了,竟没仔细分辨品种。通过那些密实的橙红色花朵判断,那对掐粗的桂花树,大概率是丹桂,也可能是金桂。

听母亲说,我老家东侧平房后面,还嫁接活了一棵桂花,和院中那棵一个品种。平房后的那棵桂花,我有印象,以前没觉得多好,这几天被桂花的花香吸引了,突然想移到家中阳台上栽养。看到单位伙房旁边那些桂花后,要移栽那棵桂花的愿望更强烈了,一米半多高,约40厘米一层,共嫁接上4层,由低到高,分别是四季桂、银桂、金桂、丹桂,开花时色泽分层次,香气也有层次,还偏偏“鸿运当头”,多喜庆、多吉利!

母亲说,她在家时,找了个大塑料膜,围着家中那棵桂花树铺绕了一圈。树上的桂花边开边落,落下的就掉到塑料膜上。几天工夫,母亲已收集了不少,晒干后可以直接泡茶喝。

阳台上没空了,没法多栽几棵桂花,但只栽一棵,嫁接上多层,还是可以的。只栽一棵桂花,就能闻到四季桂、银桂、金桂和丹桂的不同香味,就能看到四季桂、银桂、金桂和丹桂不同颜色的花朵。即便无香、无花时,那多层的枝叶绿油油的,也是一景!

(作者为平邑作协副主席,现供职于临沂市平邑县地方镇中心卫生院)

【世相】

## 快乐的小路

□雨娃

附近新开了一个快递自提点,我去取网购的鸡胸肉时,发现店里坐着一位梳着发髻、身穿马面裙、年纪40岁左右的女士。见我进门,她忙拄着双拐起身相迎。

她热情地自我介绍说姓路,让我唤她“小路”便可,说着又递上环保袋,帮我分装食材。告别时,她主动加我微信,并解释说:“这样的话,商品到了可以及时通知您。”

深夜睡前,我随手翻了翻她的朋友圈,发现满屏都是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奇妙碰撞——有她身着汉服衣袂翩跹的古风造型和自拍照中展露的紧实马甲线,也有她钩织的贝雷帽和棒针毛衣等。若不是亲眼见过她挪动双拐的模样,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些竟出自一位行动不便的女子之手。

再去小路的店里自提商品,我便常和她聊上一会儿。她说,由于身体原因,她无法跑跳,所以选择跟着视频做一些力量训练。每当懈怠时,她就在微信朋友圈发张精修图。“看到评论区那些不吝夸赞的话,我立刻又元气满满了。”她边说边笑,眼睛里流转着少女般灵动的光波。

聊天中得知,小路的钩织作品除了网售,还有开服装店的同学也帮忙代卖;她还与发廊合作,为顾客定制假发;最近她又在女儿就读的中学旁租下这间小店作为快递自提点,里间作居室,外间经营杂货,闲暇时飞针走线……一举三得。

一天我又去小路的店里,正逢学校放学,我见到有几个女生在给她帮忙。小路说她们是常客——因为得知学生们带午餐上学,她便主动提供加热服务。几个姑娘午间在此用餐,顺带可以帮忙看店,有时还会辅导小路的女儿做功课。

相识半年多后,听几个好事的街坊嘀咕着从未见过小路的丈夫。有一次去店里,刚好遇见有位大妈探问她的家事。小路脸上带着惯有的微笑,将钩针在发间轻蹭了两下,垂眸道:“意外罢了。”对方仍欲追问,她适时用指尖挑起正在钩织的石榴红小衫,对大妈说:“您看这喜婆婆定制的花样可还喜庆?”

待大妈离去,她摩挲着毛线团,轻叹一声:“伤心往事,不提也罢。如果我这间小店整天浸在愁云里,怕是连这些手工制品都要失了灵气的。”说这话时,她的眉眼弯弯仿佛新月,让我想起几日前她在朋友圈展示肌肉时所配发的文字:“因为下肢不便,反而练就了结实臂膀。”

阳光又乐观的小路,连双拐叩击地板发出的声响,也好像欢快的旋律。每次推开她的店门,看到她的笑脸,我都有一脚踏进了春天的感觉,与希望和温馨撞个满怀。

(作者为淄博作协会员)